

九公属。由当地王侯、英雄或具大悲痛之人死后变化而来。由于夙愿未偿，他们的灵魂不能升天，而是留在原处保佑过往生灵，因此，西藏专设一处祭坛，藏族称之为“玛尼堆”，是信徒们的转经朝拜。因此“赞”具有神圣意义，类似于当今的“地方保护主”，“县官不和规管”的观念出发，世人对其敬而畏之。新藏线日土一段，就有一名汉族驾驶员做了藏族百姓的“赞”。那一段紧挨一座怪石林立的山，就在汉族驾驶员遇难的地方，垒起了一个“玛尼堆”，于树杈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和五颜六色的经幡，过往车辆皆按顺时针方向转圈朝拜之后，方才继续赶路。

20 x 20 - 400



◎ 李广智 著

阿里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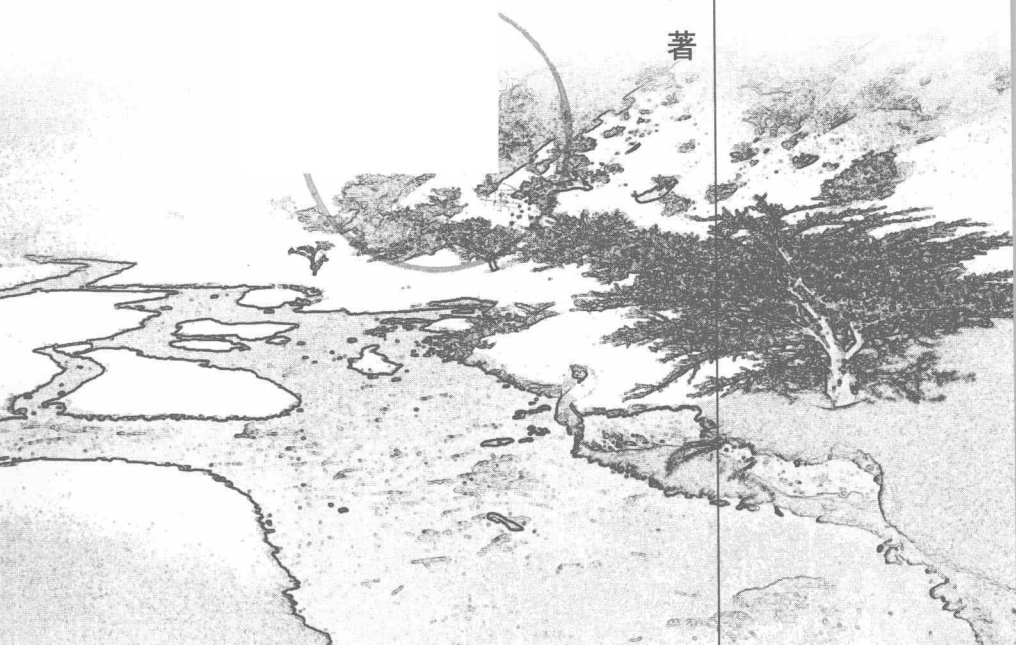


旗鼓文丛

◎ 新疆人民出版社

阿里境界

◎ 李广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里境界/李广智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7

(旗鼓文丛)

ISBN 7-228-07374-6

I. 阿... II. 李...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749 号

书 名:阿里境界

作 者:李广智

出 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印 刷:乌鲁木齐军星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插页:4 印张:8.125

字 数:190 千字

印 数:1—3 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228-07374-6/I·2628

定 价:72.00 元(全四册)

总序

周涛



旗是军旗，鼓为战鼓，取此意而起名“旗鼓文丛”。旗帜所引，军之方向，方向就是江主席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条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这就是对我军文化建设的总要求。鼓角所励，军之士气，士气就是戍守边疆十万官兵战胜一切艰险的立军之本。文丛初衷为建军八十周年献礼丛书，四位军旅作家，或新兵，或老兵，均成长于天山南北，从军于八一轶

门，头顶红星，心怀家国，以驻地为故乡，视人民为亲人。耿耿丹心，化为笔墨；漫漫军旅，留下字迹；寒暑易节，初衷未改；时尚变更，心志难移。

我军是一支有着伟大光荣传统的人民军队，当之无愧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最具凝聚力的军队，十大元勋，千员猛将，历经百战，创造了军事史上的无数奇迹。我爱我军，我写我军，是军队作家光荣的使命和天职。为一支有着八十年历史的光荣军队作史记，写春秋，使命太大，笔墨太浅，所呈献礼，也远不能达其丰功伟绩之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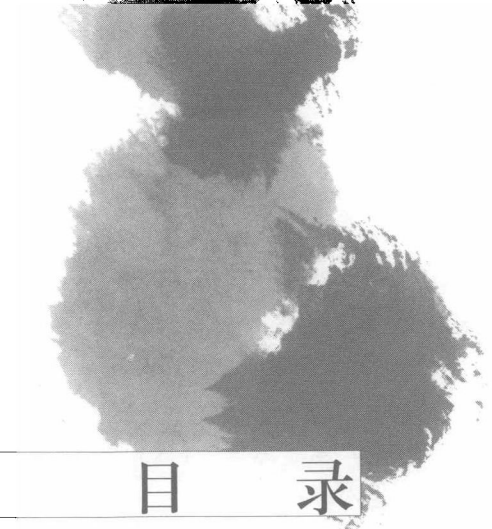
我们还需要深入生活，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政

治水平和文化素养，以期不辜负军区首长和十万官兵的厚爱，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来。

“两三星斗胸前落，十万峰峦脚底青”，这正是昆仑卫士的精神境界。

是为序。

2002年3月9日



目 录

1	安危所系
53	阿里境界
103	雪山笔记
139	天马叩穹庐
173	天山有雪

安危所系

AN WEI SUO XI





1980年8月2日，某汽车团第六连在新藏公路执行任务中，战士高旭违犯群众纪律，举枪打死二〇四道班一名工人，酿成了“高旭事件”……

——摘自《新疆部队大事记》

五十三个民族的关注

当我们拿起笔来斗胆写这篇文章时，我们的眼前显现出一千四百多万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花白胡子的哈萨克长者，留着幽默的小黑胡子的维吾尔小伙，脸上印着岁月的车轮印子的塔吉克大娘，目利似鹰的锡伯族汉子，天真无邪的回族姑娘，笨笨憨憨的关中战士……他们使我们畏而却步但又深深地诱惑着我们。我们不就是为了他们才在奇冷奇寒的大漠、大山中采访、颠簸吗！然而他们又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难以把握！

可以认为，在新疆这块占我国神州大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我们记叙的事件所能引起的新疆人的关注，也许是前无古人的。然而，长时间里，我们却无视它的发生和存在。所有电台报纸，可以报道杀人越货，可以报道诱骗强奸，但却对它讳莫如深，



只字不提。……我们不能不喟然长叹了。

我们想对沉醉在“我们新疆好地方”歌声中的人们的耳朵怒吼三声,我们想对明明问题成堆却还要一年一百遍地重复“形势大好”的人的脊背猛推一掌,我们想对面对着民族纠纷棘手却只会唱“天山南北响彻民族团结歌”的人说:同志呀,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抓不得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呢,新疆是新疆人民的新疆,作为新疆的一分子,我们对新疆的历史和前程负有责任呢!

于是,我拿起了沉重的笔……

二〇四道班的枪声

事情的经过十分简单。

一支往西藏运送军用物资回返的军车队,趁着夜色,从喀喇昆仑山上开下来。跟所有军车队一样,驾驶员都是些小嘴唇仅仅长出淡淡的黑绒毛的年轻战士。他们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就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

车子一拐,几间依山而卧的干打垒泥房跳入灯光里。这是千里新藏线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道班,渺小得无法取名,便以阿拉伯数字代替,直呼为二〇四道班。跟所有的喀喇昆仑山上的道班一样,工人都是维吾尔或其他少数民族的男性青年。牛粪、柴禾、干馕,还有眼前这条牛肠子一样弯曲的山路,便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最大的优点和缺点也同样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

事情的发生是偶然而又偶然的。

军车队在快要接近二〇四道班时,突然发现苍茫夜色里,公



路中央横出三道障碍，接着便看到几个手执器械的人冲上公路叫骂着要车队停下来。

执行任务的军车当然不能随便停。他们想冲过去，车子被一石块圆木垒成的障碍所阻，立刻有石头落在车门玻璃上。玻璃碎了，拦车者跳上车来抢夺方向盘，车子像醉汉一样左摇右晃，几次接近公路的边缘……

对酿成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是军车队带队干部赵成彪。面对突然情况，这位本来应该镇静自若、沉着应付的“党代表”，这时节却慌乱得失去了冷静和理智，他极快地抽出一支冲锋枪来，“哒——哒——哒”朝天点射，之后又顺手将枪往他的一个部下手里一塞，大声说：“开车！”他的行动给了他的部下一个含糊不清的信号，部下一经钢枪在手，立即勇敢地义无反顾地充当了掩护战友撤退的角色，面对尾灯照耀下又从地下爬起来追赶汽车的拦车者，他平端着冲锋枪，扣动扳机，“哒哒哒”一顿横扫……

这个部下就是后来轰动全新疆的“高旭事件”中的中心人物高旭。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他所开枪射击的，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暴徒，而是二〇四道班的工人和一名牧牛的维吾尔巴郎子；他也没有想到，他们之所以拦车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军人追杀了他们的牦牛，而牦牛是巴郎子家以一头三百元的价格承包队里的（到达二〇四道班之前，军车队组织了一场“高原逐牛”的战斗，捕杀到两头他们认为是野生的而实际是家养的牦牛；即便野生的，也是违犯纪律的，更何况是被国家列为二类保护动物的牦牛呢）。他更没有想到，他那一顿横扫竟葬送了诚实机敏而又无辜的维吾尔青年阿皮孜·阿不都拉的生命，也使死者的母亲陷入无穷无尽的巨大的悲痛之中；他更没有料到，他那一顿横扫竟会使偌大的新疆陷入激烈的动荡之中。

这就是高旭开枪打死维吾尔族群众的事件的经过。

这一天是1980年8月2日。这本来是个平常的日子,但因为有了高旭这一顿“横扫”,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微妙的民族感情

阿皮孜·阿不都拉的尸体运回叶城时的场面,叶城人至今记忆犹新。他们说,民族感情这玩艺儿太微妙了,平时看不见,遇事有表现。只要一有纠纷,人便迅速地成了伙,维吾尔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汉族人,阵线何其分明!人们的本民族意识太强了,维吾尔意识,汉族意识,哈萨克意识,有时简直到了不计是非的地步。可是,我们为什么就不强调一下我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呢?我们不都是炎黄子孙吗?我们不都是龙的传人吗?……

说得好!这是多么可贵的自省。早几年,叶城人要是有这样的自省精神,高旭一案也许就不会升级为事件了!

1980年8月5日凌晨,一辆卡车缓缓地驶下了昆仑山。车上,静静地躺着我们年轻的维吾尔兄弟阿皮孜·阿不都拉。如果他有知,他当会看到他非常熟悉的满天星斗和幽蓝得有点怕人的昆仑山的夜空,他当会自成曲调地赞美昆仑山的月亮和星星……然而现在已经永远地没有可能了。

在后来的调查中,整个养路段的领导、职工以及过往的汽车司机,几乎是众口一词地称赞阿皮孜·阿不都拉是个千里新藏线上难得的好青年。他诚实、憨厚、勤快、善良、热情。他养路,也养车,还养人。风雪昆仑,险象环生之地,他帮助过多少过往行人呵。人们认为,他应该当模范,到喀什、乌鲁木齐甚至北京去介绍经验,而唯独不认为他会去拦军车。





笔者还了解到,阿皮孜·阿不都拉兄弟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存有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崇敬和好感。他的崇敬和好感并不是因为“八一”、元旦或者春节接受了军队的慰问品,而是因为他搭过军车,部队的热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解放军是世界上最好最值得信赖的人。他不能理解解放军追杀老百姓牦牛这件事。而当他确信这是真的时,他就像那无辜遭到袭击的牦牛一样狂怒。在设置障碍、拦截汽车的整个过程中,他显示了少有的果断和勇敢。这不是恨,而是一种爱。一种因爱而刺激起来的兄弟般的恨。他原本有一肚子话要冲解放军讲,有一肚子的委屈要对解放军诉,然而他未来得及张口说话,就永远地倒下去了,倒在他所最崇敬的解放军的枪下。他是多么的不甘心!

面对苍天,我们的维吾尔族的好兄弟阿皮孜·阿不都拉还睁着那双渴望生活的大眼睛……

凌晨两点,运送阿皮孜·阿不都拉尸体的卡车缓缓地驶进叶城。

“解放军打死了维族人!”这消息不胫而走,神速地传遍了叶城的大街小巷。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护送的,围观的,很快形成一支数百人的队伍。自然而然的,这是一支维吾尔人的队伍。他们叫骂着,呐喊着,激愤的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对于这个场面的出现,也有人感到不好理解。他们认为1980年那个时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开过了吗!安定团结的社会局势不是已经出现了吗!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

是的,这便是多民族居住的特殊之所在。何况“高旭事件”又是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7月里,叶城接连发生了几起民族纠纷,民族关系紧张,各民族人的心里都窝着一肚子的火,而眼前的事恰巧给这火上泼了油。一时间,议论叠起,劝说的,怂恿的,

挑拨的，安慰的，出谋划策的……人们处在一种特殊的激动之中。一场尖锐的民族冲突在所难免了。

这不是偶然的

欧阳海挽军马于千钧一发之际，黄继光堵枪眼在生死一念之间，罗盛教救儿童于森森冰窟之中……这都是偶然又偶然的事。然而，偶然里面有必然。如果没有长期积累的对人民诚挚的爱和对敌人痛切的恨，他们就必然不会有此壮举而且还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

高旭事件是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

可以断定，如果没有高旭，也会有张旭刘旭王旭或者别的什么旭，在一个偶然的时间以偶然的方式惹出跟高旭事件性质相同的事。作为多民族居住的新疆，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作为十七八岁的战士，他们实在是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新疆，尤其不了解新疆的人。这便是矛盾。这便要出事。

麻烦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可以从它那儿学到什么东西呢？

且说说这个令人可气可叹的有罪的高旭。高旭，作为开枪打死我们的维吾尔兄弟阿皮孜·阿不都拉的罪犯，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对他表示极大的愤恨；高旭，作为我炎黄子孙的一分子，作为一名长在新中国的心存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我们却也情之所至地对他的凶险前途一洒同情泪。

现在，这位可恨又可怜的人儿龟缩在铁窗之下，一身油腻破旧的军装上，印满了斑斑点点的盐碱般的白花，臭哄哄的汗腥味从他的脖颈、袖口、腋下散发出来，沮丧的面庞浸泡在汗水之中。而在几天前，他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





五十年代中期,高旭降生在古都西安,十几个朝代的王冠流星般纷纷坠落的地方。饱饮了太多的血、太多的泪、太多的汗水的土地,哺育了他立志报国的性格。他是不幸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一碗接一碗地吃青菜帮子,吃得面黄肌瘦;稍懂人事,终身做工的父亲竟抛下他和母亲、姐姐撒手西去。他太恐惧这叫他所无所适从的生活了。他向往能给他幸福的新生活。他拿起了画笔,画太阳、画苹果、画盛满了面条的大碗……

他的画充满了令人心动的理想。高中毕业,他考进了西安美术学院,开始面对他惊叹不已也叫他暗自落泪的祖国的山山水水。三年后,学院生活结束,他一卷行李在肩,来到秦岭山下的城固县文化馆工作。城固城小,妙处却不少,田园风光,别具一格。他的画笔在飞点,画山画水画人,画广告画橱窗画宣传板报……他成了小域名流。多年之后,当高旭作为罪犯蹲在铁窗之下时,他画的那些宣传油画仍巍然屹立在城固县城的街道上。

然而,高旭并不满足这样的生活。他的心中,有一股火辣辣的热流在奔涌。他向往冰河铁马的军旅生活。他没有对继父说,也没有告诉娘和姐姐,就独自决定报名参军。第一年没成功,他不甘心。来年再搏,他使尽浑身解数,终于如愿以偿。

现在,展现在高旭面前的是祖国最西端的一块疆域:古道、冰山、驼队、烽火台、千佛洞、清真寺,以及那神秘莫测的戈壁、沙漠、河流……他喜疯了。从戒却不投笔,枪支、手榴弹、方向盘、画笔,在他的手中交替使用。他成了连队的大忙人。部队上器重他这样的人,也最担心埋没了他这样的人。服役期满,连队干部说,真舍不得放你走,但你不能没有专业。准备一下,年底放你回地方干本行,也为咱连队增光添彩。高旭说,我不能这么走,我得上趟昆仑山,饱览祖国河山,积累生活素材。



他到底上了昆仑山。再有两个月就要离队了，这是他在部队的最后一次也是旅程最长的一次出车。从杏林成片的龟兹古城到雪山环绕的阿里狮泉河，漫漫数千里的旅程，大起大落，奇冷奇热。多么严峻的考验都经受了，可就在下山的最后一天里，他失态了，先是开枪打死牦牛，继而又开枪打……他流下了悔恨的泪水。然而，一切都无可挽回了。他没有什么可想的，他只想面对母亲、姐姐或者战友、同乡大哭一场……

在新疆部队的基层连队里，像高旭这样的战士就算得上小知识分子了。就是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所聚精会神地注视的，也就是新疆的别具特色的山山水水，他也许注视了人，但也仅限于人的服饰衣帽或者那完全不同于内地人的胡子和头发。他对于信仰、习俗、语言以及心理素质完全有别于汉族人的少数民族几乎是一无所知，就是连极易引起民族冲突的追杀老乡家牛这样的大事也视若儿戏；而他所在连队的领导也只知道他是个人才，会画画，却没有想到真正造就一个人才，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人，要洞明世事，练达人情。

高旭事件之后，许多部队增添了新疆历史教育课目，开设了维语讲座、民族理论研究等课外辅导项目，开展“热爱边疆，热爱边防，热爱边疆各族人民”的教育等等，虽然是亡羊补牢，却也是从“麻烦”中学到的一点宝贵经验呢！

在死者的故乡

阿皮孜·阿不都拉的母亲康巴尔汗得知儿子遇难的消息之后，只唤出一声“胡大”，当下就昏倒过去。

这是一位善良、勤劳而又苦命的母亲。她没有了男人。她最



大最可珍贵的财富就是儿女：一女二男。阿皮孜·阿不都拉是她的长子，是她最大的希望和寄托。阿皮孜·阿不都拉也最能理解母亲的心。在他刚刚有了一把子力气的时候，他没有上学堂，也没有绕丫头（谈对象），而是上了风雪漫漫的喀喇昆仑山，当了一名养路工。与风沙周旋，跟冰山作伴，为的是减轻一点压在母亲肩上的生活担子。每当他伸出一双焦黑起皱的手，把一个月少得可怜的工资捧到母亲面前时，康巴尔汗的心就一阵阵地疼，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她感激儿子，也可怜儿子。她知道儿子在吃苦。就在出事的前一天，她还给儿子捎去了一些水果，不知道儿子吃到嘴里了没有……

康巴尔汗醒过来，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绝望地拍打着地面，就是不相信解放军会开枪打死她的儿子。她只是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这不是旧社会……”

这里有一个引人深思的事实：

按说，高旭事件本来应该在死者的故乡发生；然而，高旭过失杀人引起的风波，在死者运回故乡的当天就平息了。平息风波的是一个维吾尔人，一个精明、干练、顾全大局而又真正为本民族前途着想的维吾尔人。平息事件之后各方人士十分满意，军民双方还在一起喝了团结酒。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阿皮孜·阿不都拉的尸体运回故乡之前，死者家的门前已经聚集了几百名愤怒得脸面走形的维吾尔乡亲，而再有六个小时，载过着死者尸体和养路段职工的车队就要到达村里。这是一支由养路职工组成的队伍，他们是专门为阿皮孜·阿不都拉的死而来的。情况十分危急。

这位平息风波的维吾尔人，就是当时的南疆军区政治部副主席乌拉太也夫。他在半小时内说服公社党组织召开了党委会，